

# 威廉·富特文格勒：维也纳爱乐乐团成立 100 周年致辞

1942 年 3 月

富特文格勒中国协会

译自 Audrey Roncigli 于 2007 年的法语翻译

人们通常认为，那些从事情发生之初就了解的人，从根本上了解事物的人，那些与事物有个人联系的人，是对事物最有发言权的人。但经验表明，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相反，最好的演讲者往往只在纸面上，甚至是以“纯修辞”的方式了解了主题；一个人越是联系和参与，就越是难以谈论这个主题。

因此，你们，我亲爱的听众，必须理解，对于我这个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多年的人来说，谈论这个乐团是多么困难。然而，如果我这样做，请不要指望我重复或增加对这个乐团的通常赞美。在维也纳这里，维也纳爱乐乐团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团，这是很自然的。但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对他们的管弦乐队有同样的想法……而在其他地方，在柏林、德累斯顿、慕尼黑、巴黎、伦敦或米兰，人们都能找到这种同样的地方爱国主义——我甚至还没提美国的城市。我们只想说明维也纳爱乐乐团与其他乐团有什么不同。

首先，有一个元素是完全外在于乐团的。如你所知，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通过选举决定他们的指挥。在我们的极权主义国家的背景下，这是不寻常的事情。

然而，维也纳人在新德国被授予这一权利并非巧合。在艺术领域，权威原则有一特殊之处。如果

外部权威没有得到内部权威的支持，仅仅从艺术实践中表达出来，那么所期望的和预期的目标将永远无法实现，因为只有在整个艺术团队的参与下才能实现。

我第一次来到维也纳时，当时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因为曾经指挥过这个乐团而对其非常了解，他向我描述了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一个讨厌的乐团，充满了恶意、失望，因此与指挥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敌意气氛中，尽管名义上指挥确实是他们的“指挥”。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判断，而且对于一个管弦乐队来说并不光荣。然而，这确实导致了这样的结论：维也纳的音乐家们习惯于对他们的指挥采取立场。我无法用自己的经验来证实这一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穆斯林的音乐家们视为非常容易受挑唆的人！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充满激情的音乐家，“天生的音乐家”。而如果指挥家允许音乐的语言表达自己，没有一个维也纳音乐家会忽视指挥家的意愿。如果他们在其他指挥家麾下听起来有所不同，这并不是责备，而是很自然的。如果偶尔声音让你无法相信是在听著名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演奏，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至少不应该完全归咎于他们。

这个乐团比其他任何乐团都更多地表达了自己的个性，它采取了一种立场并表达了自己的观

点。我指的不是乐团每个成员有意识的态度，而是一些几乎无意识的东西，它首先与指挥家特有的音乐性相联系，然后推动乐团本能地自动采取一种立场，支持或反对这位指挥家。

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维也纳时，是为了指挥维也纳音乐家乐团<sup>1</sup>，该乐团已不复存在，但在当时是一个优秀的乐团。我经常参加爱乐的音乐会，当时由魏因加特纳指挥；我对弦乐的轻盈和明亮的声音印象特别深刻。那些“知情者”——据说在维也纳有很多——向我保证，这是因为爱乐使用的乐器制作技艺高超。在他们的音乐会上，像今天一样，他们使用琴师勒姆波克的乐器。我去见了这位大师。勒姆波克先生将爱乐的五重奏乐器委托给我，给我的音乐家们（Tonkünstler）使用。我便有了办法和希望，让我的乐团拥有和维也纳爱乐一样美妙的声音。

不幸的是，这次冒险是一次失败，令人失望。我的乐团的声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变得更像爱乐乐团的声音。最后，它甚至更加沉闷，缺乏光彩。我们感觉，不得不回过头来，为即将到来的音乐会重新使用我们的旧乐器。即使你考虑到乐器本身的声音，音乐不是依靠乐器的，即使您精雕细琢每一件乐器的声音，结果也会是如此。

使人们得以艺术地表达自己的，不是“学派”，也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人及其对生活的感受。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以其独特性，公然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是什么让这个管弦乐队与其他乐团区别开来？是什么赋予它在欧洲音乐界的独特地位？因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得以指挥世界上最伟大的管弦乐队，所以我可以很容易地表达我对此事的看

法。我认为爱乐乐团具有如此特殊地位，原因是它的维也纳排他性，这乍一看似乎有些矛盾。今天你所看到的这些具有个性的音乐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真正的维也纳音乐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出生在维也纳。无论如何，他们在这里长大，并在这里做了他们的第一份工作。有维也纳学派的长笛、双簧管和单簧管。有维也纳的巴松管、维也纳的圆号、铜管、打击乐手、维也纳的弦乐。这个乐团的成员无一例外都是维也纳学派及其传统的后代。这种多重仪器（法语：appareil multiple），这群一流的演奏家，来自一个地区，来自一个城市。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独特的情况。地球上没有其他人拥有如此的音乐可能性。他们都没有被证明是一个“音乐家的民族”，而这就是维也纳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人们到处都能找到地区性的传统音乐，它们来自于根，或者如果你愿意，来自于“本土”。在巴黎，他们演奏法国音乐；在米兰，他们演奏意大利音乐；在柏林，德国音乐，主要是北德音乐。这些城市代表着大国的音乐之都，它们的管弦乐队通过将整个国家的人口聚集在一起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因此，音乐家们来自非常不同的省份。相反，维也纳则完全从奥斯特马克<sup>2</sup>的土地上汲取力量。此外，就音乐本身而言，乐团已经决定了[曲目的?]统一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的确，维也纳对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家的巨大吸引力总是那么神秘……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勃拉姆斯、布鲁克纳，以及最后的理查·施特劳斯——世界上还有哪个城市能拥有这么多著名的名字呢！但是，维也纳作为一个音乐城市，与柏林不同，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大都市，一个音乐市场，或一个国际音乐交流中心。无论其音乐

<sup>1</sup>译者注：注意是 Wiener Tonkünstler-Orchester，该乐团于 1933 年解散，不是当今的 Tonkünstler Orchestra

<sup>2</sup>译者注：德语 Ostmark，意为“东方边疆”。该词是纳粹在德奥合并后的 1938 年至 1942 年间用来代替之前独立的奥地利联邦国的名称

生活多么繁荣和多样化，维也纳始终是一块独特的音乐飞地，由那些本身就由它形成的音乐家们组成。这一点在今天没有改变。当勃拉姆斯被问及为什么住在维也纳时，据说他说：“我只能住在村里！”

正是这种人口组成的统一性，使维也纳爱乐乐团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交响乐团的原型，成为整个德国地区的化身。这种统一性也创造和塑造了这个乐团的音乐形象的具体特征。这是欧洲和美国其他乐团无法达到的声音深度、圆润度和均匀性的基础。听听各种乐器产生的声音是如何汇聚在一起演奏的吧。木管乐器与弦乐、圆号与其他铜管乐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呈现出独特的宏伟和非凡的柔情！音乐的感觉是多么容易地每一个乐句中获得生命力，并激励着乐团中的每一个音乐家！为什么？只要想一想，其他乐团都是有处处相异的音乐家们集合起来的。

当然，在柏林的乐团（爱乐、国立等）中，也有土生土长的柏林人，但他们是个例外。柏林从来不是像维也纳这样的城市，年复一年地培养出几代能够加入这样一个精英乐团的音乐家。在其他城市，德累斯顿、慕尼黑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只要它们能够自诩为音乐传统的城市，情况就没有什么不同。管弦方面最大的差异、与维也纳式的最大差距，可以在那些由国际大师组成的乐团中找到，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在新世界出现的乐团。他们的成员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招募。有法国学派的木管乐器，波西米亚或奥地利学派的弦乐器，德国学派的铜管乐器。为了一笔不错的钱，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的和最受欢迎的音乐家被雇用来组成一个合奏，至少在技术层面上，这似乎是最有成就的。

然而，在这些乐团为指挥家提供的众多优势中，据我观察，没有一个乐团能达到我已经提到的

维也纳爱乐的那种温暖、甜美、均匀的声音，这是很独特的。这很容易解释；爱乐乐团的声音是一种自然产物。它不能通过后续的声音调整、技术操作来制造，因此也不能被任何其他东西所取代。我没有贬低其他乐团的意思，因为所有伟大的乐团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爱乐乐团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它们不应该被比较。我只想强调维也纳管弦乐团的特点。有人会说，美国的管弦乐团在最高程度上证明了用钱可以做什么[...]。然而，我们的维也纳，是即使有世界上所有的黄金，也没有人能够创造、拥有或取代的东西。有人告诉我，在维也纳人的基因中，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离开维也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维也纳能够，而且现在仍然能够从自己的“基地”和“优势”中创造和维持其管弦乐队。无论如何，经验表明，总是很难说服一个维也纳音乐家，让他或她在其他地方生活，即使那里的音乐很精彩。不仅是爱乐音乐家的声音本身，其形成由受到民族和道德统一性决定；这种统一性也体现在统一的感情中，体现在音乐家们感受到的类似的音乐冲动中。

在这个管弦乐队中，人们对音乐有着不可或缺的非凡的信心，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然力量，一种音乐本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考虑音乐中过于精神和智力的东西时，一般都会犹豫不决，并有许多疑虑。这也是为什么一切强迫的、意愿的、准备的、思考过的，一切想“走在音乐前面”的东西都被温柔地拒绝的原因。虽然维也纳有时在国外被批评为在音乐传统上极为保守，但你可以看到，这也有其积极的一面。

在你看来，我可能推卸了我的意图，毕竟我只赞美了“我的”爱乐乐团。有人会说，我，特别是我，也应该指出另一面，即这些优点的坏处。因为

坏处是不可避免的。有人会说，我应该提到，即使是像维也纳爱乐这样的乐团，也不应该贬低那使乐团变得伟大的纪律，没有这种纪律，一切都不可能。真诚的感情和本能的确定性决不能与人们在维也纳经常遇到的那种自鸣得意混为一谈，后者与过去的时代、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并以持续和绝对的敌意反对一切新的或不同的东西。

人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维也纳，很容易陷入自我美化的危险。因此，我想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在最高意义上的艺术纪律，在我们，爱乐乐团和我，在我们的常规音乐会上一同演奏时，是最明显的。我之前所说的关于爱乐乐团音乐家的一切，都不是针对维也纳或维也纳人的。他们不需要被告知谁是爱乐乐团的成员。但是，德国的其他地方，今天音乐世界的其他地方，需要被讲述，再讲述。在这种濒危状态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是这个乐团制作音乐的方式。就其所有的高度和美感而言，它现在是如此脚踏实地，如此自信，它直接来自于传统。特别是在这个新的德国，我们必须意识到维也纳爱乐乐团是一个多么宝贵的财富，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它，并使它变得更好。

愿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继续履行其在欧洲音乐中不可缺少的优雅使命！

翻译：施想

校对、润色：熊皆惟

2021.7.10

本文版权归富特文格勒协会所有。译者才疏学浅，鲁鱼亥豕，在所不免。如您发现错误，请发送邮件至 [furtwaengler\\_1886@126.com](mailto:furtwaengler_1886@126.com) 告知我们，尚祈您的指正。